

陳季與溟社史料及其歷史定位

徐持慶 余曆雄

論文摘要

本文以陳季事迹與溟社歷程為主軸線，切入探討霹靂州第一家詩社的成立背景，及其主要社員（李庭輝、黃松齡、朱昌雲、黃秋、馮慧貞等）的創作概況，分析其所出版的《遺簪恨憶》、“溟嚶三稿”詩刊、溟社專刊，創辦《學源》與《眉林》雜誌的宗旨與本末，繼而形成獨具風格與面貌的詩學和文藝觀，繁星共聚，振起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怡保文壇興盛的風氣與契機，及其與霹靂州後繼詩社——扶風詩社、山城詩社的淵源關係，確認其於馬華古典詩壇的歷史定位。

關鍵詞：陳季 濕社 文藝觀 歷史定位

徐持慶 (Chooi Chee Heng)，廣州暨南大學文學碩士，馬來西亞詩詞研究總會暨山城詩社顧問，研究方向為馬來西亞、新加坡舊體詩詞。Email: chooicheeheng@gmail.com

余曆雄 (Er Lee Siong)，南京大學文學博士，拉曼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文史。Email: erls@utar.edu.my

前言

明清兩朝以來，文人結社風氣對於當時的詩文創作與文學思潮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馬來亞（包括新加坡）早期的舊體詩詞創作，亦與文人創立詩社的關係密切，一如左秉隆與會賢社、黃遵憲與圖南社、邱菽園與麗澤社等，主要皆集中在新加坡、檳城兩地。馬來亞霹靂州的詩社創立與舊體詩詞創作活動，起步較晚，即始於一九四零年代後期成立的溟社、一九六零年代後期成立的扶風詩社、一九九零年代初期成立的山城詩社，三者頗有淵源關聯。惟因人事變遷，前兩家詩社現已不存於世，其又以溟社成立迄今睽隔最久，社員過早凋零，詩社史料與詩文作品散佚各處，蒐集整理、提玄钩隱，實在不易。茲以檢視僅存的相關史料，縷述溟社的創社緣起與發展沿革、刊行的社員詩作與著述、溟社的後期餘暉與歷史定位，冀以補綴馬來西亞古典詩壇的空白，俾為日後研究者參考取資，則幸甚矣。

一、陳季事迹與溟社緣起

溟社創辦人陳季，生年未詳，原籍中國廣東人氏，一九三零年代隻身前來南洋，1966年末卒於吉隆坡甲洞。今可稽考者，陳季事迹資料主要見於氏著《遺簪恨憶》兩篇、《金壇二百絕》，李庭輝《吾師陳季》二十一首與自註，以及散見於溟社詩刊、叢刊、雜誌、函牘文字等。陳季生平事迹蓋可分作三個階段，前期主要為就學北平、參加革命、相識春簪；中期主要為離開中國、隱迹南洋、遺簪守恨；後期主要為創立溟社、指導作詩、刊行作品。

陳季乃北京大學化學系出身，兼通國學，擅長詩詞書畫，尤善音樂攝影。今尚能得見陳季的學術論著，即《聲能論》¹與《嵇康和廣陵散》²兩篇。據《眉林》編輯者簡介，陳季為要保存古代文化，藉廣流傳，乃漢譯澳洲英文雜誌所載《嵇康和廣陵散》一文，洋洋數千字，確見中文英語造詣俱精。陳季《遺簪恨憶》第

本文獲得馬來西亞漢學研究會“馬來西亞新加坡漢詩資料整理與研究學術計劃”資助研究經費。本文曾於2016年12月10日在（臺灣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舉行的“第二屆東亞漢詩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經學術審查後，在修訂論文期間，原作者徐持慶突然中風，未克完成，後由余曆雄協助修訂全稿。

¹ 陳季：《聲能論》，《眉林》第2期（1965年7月），怡保：眉林出版社，頁1-4。

² 陳季：《嵇康和廣陵散》，《眉林》第3期（1965年9月），頁1-4。

一篇，多有述及其於“就學北平、參加革命”時期的點滴，曰：

北平學歸，順道遊西湖。……由鄂歸粵，識汝漸稔。

余在鄂時，從名師學橫笛，月夜奏梅花三弄，聲響入雲。

余自北平學歸，就職鄂局，生活舒適。乃僅半載，冥冥中如有感召，似必須離去者。夢寐不寧，血脈憤興。凡兩月，乃毅然棄職。同僚愕然，問其故。余笑曰：效張季鷹之思耳。

余自鄂南旋粵垣，棄職家居。故舊往來，文酒無虛日。黃裳慘綠，自命風雅。

余曾一度參軍桂北，遠別經年。³

陳季青年時期參加革命，適於一九二零年代，孫中山（1866-1925）改組國民黨，設大元帥府，部署北伐。陳季與吳鐵城（1888-1953）等作元帥府參軍，由胡漢民（1879-1936）管轄。1922年6月，陳炯明（1878-1933）突然對孫中山倒戈相向，派重兵圍攻，炮轟總統府。⁴據李庭輝稱，陳炯明的“叛變”對陳季的政治理想與革命熱情造成極大的衝擊與打擊，陳季於是選擇遠離軍閥政治，捨棄革命事業。⁵

陳季與余春簪（?-1940）在廣州邂逅相識，結下不解之緣，乃至離開中國、隱迹南洋，其中有著“相遇之難，相合之奇，相諒之深，相愛之久”⁶的歷程。陳季與余氏相戀相愛，並於1940年余氏歿後，刻印袖珍本《遺簪恨憶》兩篇，憶述兩人情史，悼念簪女；內容圖文並茂，縷述相戀經歷，纏綿悱惻，行文哀怨典雅，讀之令人動容，⁷幾可媲美沈復《浮生六記》。茲引其文，以證陳季、余氏相關事迹，其曰：

余自北平學歸，……甫旋粵，即會簪於戚家。一南洋幼婦，已惟覺其活潑真摯，潛德幽光，有不可以掩者。初未甚異，而孰知此即為孽緣之胚結，而吾儕半生慘史，亦即萌蘖於此日矣。

粵垣初識，習聞汝所適為南洋某氏。夫方遠商於桂北。吾曾一度在蒼

³ 陳季：《遺簪恨憶》（第一篇），怡保：惠愛社，1940，頁17、20、21-22、24、10。

⁴ 關於“陳炯明事變”或“廣州蒙難”之事，詳見茅家琦等著《孫中山評傳》第十一章第四節《驅逐陳炯明，第三次開府廣州》（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638-659）之論述。

⁵ 李庭輝：《吾師陳季》（其十六）自註，收於《望星樓墨餘》，新加坡：新社，2002，頁76、81。

⁶ 陳季：《遺簪恨憶》（第一篇），頁22。

⁷ 李庭輝《致持慶》（其六）“動魄遺簪涕淚文”句，自註云：“吾師陳季先生有遺著《遺簪恨憶》，示持慶，持慶漏液誦讀，大為感動。”（《望星樓墨餘》，頁89、96）今存《遺簪恨憶》第二編，其第五、第六頁已佚落，未得一窺全貌。

梧廣座中邂逅之，未與深談。……忽有遠客來報喪，則簪竟作文君矣。蓋其夫因公，自柳州水程中失足溺斃。

簪出生海外，幼習英文，婚後始歸國，故於國文根基淺薄。及孀，始從余習經書，蓋信余之勸也。

汝歸國時，初不習祖國儀禮。……簪略知音樂，從余學洋琴，及八絃琴，通三數調，而非甚精。

顧自一度訂交，如繭自縛，相得之情，終始不渝。余曾一度參軍桂北，遠別經年。後汝又言旋南島，再度分手。而一線情短，迢迢永繫。

十年前簪別余，歸南洋。余羈旅愁病，鬱而賦此（持慶按：指賦開篇之《鶯啼序》一詞）。……簪竟死矣。

碧荷小榭，同居約兩載，汝應再世不能忘。……吾輩於此間談心、讀書、臨帖、學佛、習音樂、吟詠、步月、商量食譜。

自汝離怡，馮氏調埠金寶，參商晤希。間月一二次，得機偶集，亦各以事羈。乍面歡談，勿遽言別。⁸

余來怡後，夜以旅行牀宿外寢者，達一年餘。簪凌晨而興，促余醒，睡未足則代抱衾枕，導余惺忪歸內室復睡。

余十年前，得巴黎名貴香精，特為簪製濃郁之強烈香水，滿貯之，愛若珍寶。南來數載，約餘半瓶。……餘香賸粉，將復為誰芬芳乎？

余於月前，偶聞遠鄰唱機，歌哭靈。至“十餘載枉綢繆，今日人亡花落”等句，吾竟恍然若失，瑩然欲淚也。⁹

余春簪乃金寶某富僑之侄女，婚後隨夫返粵，遂與陳季初識。其夫後來意外身亡。陳季與余氏相識漸稔，相戀相愛，訂交不渝。1930年，余氏告別陳季，自粵南返；陳季隨後亦隻身過海，隱迹南洋，驛旅怡保，寄寓於高溫街佛學社¹⁰，與余氏再續前緣。陳季旋即供職怡保某保險公司銷售經紀，賺取薪金維持生活。

陳季自稱早歲曾涉獵佛典，惟非甚篤信。李庭輝《吾師陳季》（其二十）亦稱，“生平泥佛羞登廟，僧侶師尊兩自殊”。¹¹自余氏從習經書，陳季“偶為解說，其信念若夙具者，余固奇之。初誦《四十二章經》、《觀無量壽經》、《八大人覺經》等，續誦《阿彌陀經》，尤喜《心經》及《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佛珠一串，夜候恆自持誦，多年不輟。顧非知契者，絕不與談此事”。又曰：“凡汝之學佛，

⁸ 以上詳見陳季：《遺簪恨憶》（第一編），頁21-22、26-27、9、18、20、10、2、31、7。

⁹ 以上詳見陳季：《遺簪恨憶》（第二編），頁15、卷首、12-13。

¹⁰ 持慶按，此佛學社社址即：霹靂州怡保高溫街七十一號（No. 71, Cowan Street, Ipoh, Perak）。後來陳季成立的溟社，及其《學源》出版社、《眉林》出版社，皆以此佛學社為大本營。此佛學社今已不存，其建築物經裝修後已易作時尚商業用途，街道官方名稱亦改為 Jalan Raja Ekram。

¹¹ 李庭輝：《望星樓墨餘》，頁77、82。

若具慧根，身世之顛連，豈夙業自悟，而求懺解？以何因緣，與吾相契？”¹² 陳季遠離政治、隱迹南洋後，日與余氏相習佛經，對於佛教有了新的認識與體會，認為兩人的相戀相愛乃是“夙業”使然。

若干年後，余氏病卒，陳季悲慟不已，人生觀念產生較大的變化，後經感悟而皈依佛教，消解塵障，走向另一個人生階段。其曰：

簪竟死矣。……知汝雖骨化形消，丹誠不泯。汝魂安歸。吾將仗無邊佛力，升天入地，冀與汝重求相見之日也。

汝在時，吾視生死之事為甚大。自汝死後，吾觀念陡變，覺人實渺渺，今後吾可以苟且偷生，亦可以隨緣物化。……蓋人必有死，時間之飛逸若奔電耳。故吾即於今日死，吾終無憾。人生一世，得一真知己，其過去甜美之價值，已高於一切。

經此慘變之餘，吾於佛氏因果之論，不復能不信。……夙生定業，事事都成預局。……脫余未化，得於痛定之餘，藉此篇章，傳其始末，則世人當不以余為盡妄。余素治科學，今而後，知大雄願力，萬劫常存，而科學機能之渺小，直與無量無邊恒河中之一沙之不若也。

汝在粵時，患心氣痛症，月發一二次，甚劇，每臥床不能起。名醫某，能以方止之，而不能絕其根株。……及從寶瑛學佛，始習禪坐，厥疾漸療。今十餘寒暑，病未一發。此為汝信佛之一因。¹³

昔晤慈航師於三寶洞講座，若夙契然，固請饒益。師教誦七佛小咒，為簪消解。余持之月餘，復廣涉經論，既悟唯是一心，更無餘乘。簪之來去，其夙業乎。自慚塵障沉迷，夢緣無記，未得天眼，詎能遠觀。則馬麥金鎗，佛尤不免，安知非簪之度余，而余乃復設意為簪度，斯愚矣。

荏苒逾歲矣。……唯日讀佛典、禮三寶，塵勞擾擾，之所謂悲、所謂喜者，似已無所動於中，則花落人亡，更何依戀。是吾之與簪，從無始來，異熟一切，為恩為怨，兩相知乎。¹⁴

陳季寓居佛學社，虔誠誦佛，祈為余氏消解超度，持之月餘而能悟得“安知非簪之度余”，也使自己能夠“悲喜似已無所動於中”，繼而藉借佛學社的方便之門成立溟社，開展晚年的文學旅程，殊為不易，亦是幸哉。

據李庭輝稱，陳季學識淵博，兼通國學，尤好《莊子》，其“朝起于子”、“夜眠徐徐”，真是莊學理想中的世外之人。¹⁵ 陳季成立“溟社”，其命名釋義當是

¹² 陳季：《遺簪恨憶》（第一篇），頁 9-10。

¹³ 以上詳見陳季：《遺簪恨憶》（第一篇），頁 2-3、13-14、19-20、24。

¹⁴ 以上詳見陳季：《遺簪恨憶》（第二編），卷首、頁 1。

¹⁵ 李庭輝《吾師陳季》（其二十一）“朝起于子遑問世，夜眠高枕臥徐徐”句，自註：《莊子·應帝王》：“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望星樓墨餘》，頁 77、82）

取自《莊子・逍遙遊》“南溟”之意。曰：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而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¹⁶

古書“冥”，通“溟”，亦訓為“海”。北溟之鯤化為鵬，徙於南溟天池，經歷了“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的過程；陳季借助《莊子》自比鯤鵬，遠離北方，隱迹南洋，追尋自我人生的天池。人生曲折，自從走出余氏病卒的傷痛後，陳季在怡保與陳曼英、黃松齡、李庭輝、朱昌雲等青年子弟結得因緣，師徒成立溟社，致力推廣與發揚舊體詩詞創作，積極邁向“適千里者三月聚糧”的目標。

陳季身兼溟社社長與導師之職責，常於佛學社開班授課，不收學費，每週三日，講授中華詩詞與古文知識，介紹中外古今詩詞人物，以及指導諸生如何向歷代詩詞名家學習文學創作。朱昌雲《人物隨談》、《人物隨談二集》、《詩詞人述評》諸書之撰述，正是得益於陳季的授課講解¹⁷，也可視作長期以來陳季堂課的筆記讀物¹⁸。另外，陳季以“溟社撰述部”名義出版的各種古典詩詞專刊，亦是溟社員根據平日社課“先生口講，而同社筆錄之”¹⁹的成果。

溟社緣起緣落，陳季前後堅持了二十年的光景，從者甚眾，蔚成風氣。除了自己所撰《金壇二百絕》，諸位社員有詩數百首，各有聲譽，又出版詩刊三冊、專刊六種與專業雜誌兩種，可謂成果斐然，非凡響。

二、溟社社員及其創作情況

茲據溟社相關史料與事例，將其發展沿革概括為三個階段，即 1947-1951 年為草創時期，始於陳季首次招收社員開班授課，迄於編輯出版溟社詩刊之前；

¹⁶ [清] 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頁 2-3。

¹⁷ 朱昌雲：《人物隨談》，新加坡：星洲維明公司，1961；《人物隨談二集》，新加坡：星洲維明公司，1962；《詩詞人述評》，香港：崇明出版社，1963。十餘年後，朱昌雲對於當年陳季義務講學、不說名利、純為培育人才的偉大精神與教導之恩，而稱“一息尚存，感念不已”，備致推崇師門之意。（《詩詞人述評·自序》，卷首）

¹⁸ 李庭輝《吾師陳季》（其十五）“阿難轉世有昌雲，盡記師言筆快勤”句，自註：阿難最善記誦迦牟尼言語，昌雲最能根據陳師堂課，編撰高中學生課外讀物。（《望星樓墨餘》，頁 76、81）

¹⁹ 黃秋：《答蘇雪林教授來鴻》，《學源》第 3 期（1964 年 12 月），頁 12。

1952-1960 年為“初成展翅”時期，始於首次出版溟社詩刊，迄於編輯出版《學源》雜誌之前；1961-1967 年為“豐收分飛”時期，始於《學源》雜誌創刊之際，迄於《眉林》雜誌停刊與陳季逝世前後。以下將進一步論述各個時期的溟社社員概況。

溟社首批社員乃黃松齡（1929-2014）、李庭輝（又作李廷輝，1931-）、陳曼英（1923-？）、朱昌雲（1933-2002）諸人。據李庭輝稱，於 1947、1948 年間，黃松齡在怡保某書局翻閱古典詩詞書籍，適遇陳季前往購書，相與攀談；黃松齡披剖心迹，醉心詩學，陳季認為孺子可教，乃邀其往佛學社學習詩詞。翌日，黃松齡邀約同班同學李庭輝同往，初投陳季門下，首次上課即讀杜甫《秋興八首》，此後遂與中國古典文學結下不解之緣。²⁰ 當時溟社另有一女社員，名陳曼英，二十來歲。爾後，李庭輝與黃松齡的友人，如朱昌雲、梁成昌、莫澄煊、陳卓明、廖啟明、吳清璠等，聞風而至，傾心學詩。至此是為草創時期，溟社已經初具詩社規模。

陳季對於溟社社員的作品與社課，經其修繕後，皆次第編入溟社詩刊。陳季先後編輯出版三冊溟社詩刊，名曰《溟嚶甲稿》、《溟嚶乙稿》、《溟嚶丙稿》，今猶見存。²¹ 《甲稿》收錄作者十三人，詩作一百一十九首。《乙稿》收錄作者二十五人，詩作一百四十六首。《丙稿》收錄作者二十人，詩作一百一十五首。以上“溟嚶三稿”詩詞作者，去其重複者，共收錄三十五人²²，詩作三百八十首，可謂溟社初次收成的亮麗成績單。以下據此數據整理成一覽表，以見溟社社員在“初成展翅”時期的具體創作情況。

表一：“溟嚶三稿”主要詩詞作者與篇數一覽表

序	作者 / 社員	甲稿 1952	乙稿 1956	丙稿 1960	作品篇數
1	陳季	3	11	32	46
2	陳曼英	12	3	1	16
3	黃松齡	35	8		43
4	李庭輝	19	36	18	73

²⁰ 李庭輝：《吾師陳季》，收於《望星樓墨餘》，頁 78。

²¹ 陳季編：《溟嚶甲稿》，溟社叢刊第一輯，怡保：歐亞印務公司，1952；《溟嚶乙稿》，溟社叢刊第二輯，怡保：歐亞印務公司，1956；《溟嚶丙稿》，溟社叢刊第三輯，怡保：溟學社，1960。

²² 此“三十五人”者，乃指“溟嚶三稿”的詩詞作者而言，尚未包括非詩詞作者，亦有詩作未收於“溟嚶三稿”而見載《學源》、《眉林》者，合其全數則近六十人。詳後續說。

5	梁成昌	6	15	7	28
6	朱昌雲	19	1		20
7	莫澄煊	8	9	1	18
8	吳清璠	3	2		5
9	梁新祺	7	1		8
10	黃秋		13	10	23
11	何松葉		14	11	25
12	程萬鵬		6	1	7
13	莫蔭祝		8	9	17
14	侯仲夢			6	6
15	馮慧貞			7	7
16	其他 *	7	19	12	38
作品篇數:		119	146	115	380

根據上表數據，今試作三個角度的補充說明，即：一、自創社至刊行《丙稿》，前後十二年，每隔四年出版一冊，每冊收錄詩作百餘首，皆有主要壓軸作者，凡此說明此為有組織、有規劃、有目標的系列詩刊，而非隨意偶為之作；二、除社長陳季之外，就個別溟社社員而言，其作品篇數較可觀者為李庭輝（73首）、黃松齡（43首）、梁成昌（28首）、何松葉（25首）、黃秋（23首）、朱昌雲（20首），莫澄煊（18首）、莫蔭祝（17首）、陳曼英（16首）、程萬鵬、馮慧貞（各7首），堪稱詩歌成就較高的社員；三、所謂“其他”者，包括宗鑑（4首）、廖啟明、陳卓明、張明科、張金花、潘其煒、馮雅宜（各3首），伍兆焯、劉瑞寬、劉杏顏（各2首），以及只收錄一首詩作的社員，如《甲稿》中的張奕東，《乙稿》中的潘其勳、楊鳳珍、李秀英，《丙稿》中的陳章銀、余秀斌、侯滿生、蔡瑞霞、高桂流。

從詩刊的整體情況來看，李庭輝、黃松齡、朱昌雲、梁成昌、陳曼英為溟社的首批核心社員，惟黃松齡、朱昌雲先後負笈澳洲、香港深造，對第二、第三冊詩刊的參與較少。程萬鵬、黃秋、馮慧貞則為溟社的次批核心社員，在日後李庭輝、黃松齡學業有成寓居新加坡工作後，遂成為留守溟社大本營的主要社員。由此可知，“溟嶧三稿”是陳季與溟社社員十二年創作實踐的成果，以便能在馬華古典詩壇上展翅翱翔，此於溟社第三階段“豐收分飛”時期的來臨前，無疑具有蓄流遠渡的重要作用。

自 1960 年以後，陳季不再編輯出版溟社詩刊，而由程萬鵬、朱昌雲、梁成昌、吳均昌為編輯，於 1964 年 10 月創辦《學源》月刊，兼容中西學術研究與新舊文學創作，面向馬來亞、新加坡、臺灣、香港的學界與文藝界，提供較為寬廣的詩詞與學術的交流平台。今據相關資料整理成以下一覽表，以見溟社社員於“豐收分飛”時期的創作情況。

表二：《學源》主要溟社作者與作品篇數一覽表

序	作者 / 社員	創刊號 1964.10	第 2 期 1964.11	第 3 期 1964.12	第 4 期 1965.01	第 5 期 1965.02	第 6 期 1965.03	第 7 期 1965.09	作品 篇數
1	陳季	10	10		10				30
2	黃松齡	4	1						5
3	李庭輝	2	[1]	[1]	[1]				[3] 2
4	程萬鵬	[1]		1	[1]	[1]		[1]	[5] 1
5	朱昌雲	[1] 1	[1]	[1] 1	[1] 1	[1] 3	[1]	[1]	[7] 6
6	吳均昌	[1]		[1]	[1]	[1]		[1]	[5] -
7	黃秋	[1] 2		1	[1]		1		[2] 4
8	周玉華	2			1	1			4
9	馮慧貞	[1] 2	2	2					[1] 6

備註：標示“[]”者，意謂此篇乃論述文章，而非詩詞作品。

溟社《學源》月刊前後刊行七期，前六期皆準時出版，第 7 期則延誤半年後出版，隨即在無預示的情況下停刊。依照上表數據，若從溟社社員參與投稿的情況來看，前四期的稿源，主要是來自陳季、朱昌雲、程萬鵬、吳均昌、李庭輝、馮慧貞、黃秋、周玉華、黃松齡的作品；而後三期的主要稿源，只有來自朱昌雲、程萬鵬與吳均昌三人的作品，甚至在第 6 期僅有一篇朱昌雲的作品，似乎顯得後繼乏力。其他曾於《學源》發表一兩篇作品的溟社社員，包括陳曼英、梁成昌、張明科、莫蔭祝、馮雅宜、莫澄煊、侯仲夢、何松葉、吳林炎等。除了詩詞創作，李庭輝、朱昌雲、程萬鵬、吳均昌等皆曾接受高等教育與學術訓練，術業專攻，擅長撰寫論說文章，涵括中國哲學、史學、文學與西方學說的論題，分載《學源》各期，確見溟社社員兼具創作與研究的深厚學養。

在 1965 年清明節後，正值《學源》第 7 期延誤出版之際，黃秋、馮慧貞、

周玉華等人正在醞釀刊行另一種溟社刊物——《眉林》，後於 1965 年 5 月正式推出創刊號，黃秋為發行人，馮慧貞為主編，周玉華為副編；其亦以馬來亞、新加坡、臺灣、香港的學界與文藝界為主要刊行對象，稿源與文類皆近似《學源》月刊。《眉林》為雙月刊，²³ 前後刊行六期，皆準時出版。今據相關資料整理成以下一覽表，以見其與《學源》異同情況。

表三：《眉林》主要溟社作者與作品篇數一覽表

序	作者 / 社員	創刊號 1965.05	第 2 期 1965.07	第 3 期 1965.09	第 4 期 1965.11	第 5 期 1966.01	第 6 期 1966.03	作品 篇數
1	陳季	22	[1]	[1]		20	20	[2] 62
2	陳曼英	1	1		1		1	4
3	黃松齡	[1] 2	1	2	1	2	3	[1] 11
4	李庭輝	[1]	[1]		1 [1] 1	[1]	[1]	[5] 2
5	林麗玉		[1]	[1]		[1]		[3] -
6	黃秋	[1] 1	[1] 1	[1]	[1] 1	[1]	[1] 1	[6] 4
7	周玉華	[1] 1	[1] 1	[1]	[1]	[1]	[1]	[6] 2
8	馮慧貞	[2] 1	[2] 1	[2]	[2]	[1] 1	[1] 1	[10] 4
9	馮雅宜	[1] 1	[1]	[1]	[1] 1	[1]	[1]	[6] 2

備註：標示“[]”者，意謂此篇乃論說文章，而非詩詞作品。

依據上表數據，若從溟社社員參與投稿的情況來看，《眉林》全六期的稿源，主要是來自陳季、馮慧貞、李庭輝、黃松齡、黃秋、周玉華、馮雅宜等人的作品，同時期正在編輯《學源》的程萬鵬、朱昌雲、梁成昌，則只發表過一首詩作於《眉林》創刊號。其他曾於《眉林》發表兩三篇作品的社員，包括何松葉、余秀斌、曹子高、張明科、莫蔭祝、莫澄煊、侯仲夢、侯滿生等。從中亦可發現，馮慧貞、黃秋、周玉華、馮雅宜亦擅長撰寫論說文章，甚至每期刊載兩篇馮慧貞的大作，其餘三人則每期一篇，從未斷稿。凡此深厚的學養亦與《學源》編輯諸

²³ 據《眉林》編者稱：“《眉林》雜誌，向內政部註冊，原為雙月刊。出版以來，讀者諸君，多誤為月刊；投稿諸君，更不吝珠玉，致所賜堆積，編者既未暇細加檢讀，而又限於篇幅，輿論所趨，似有改為每月刊之傾向。現方在討論進行中，謹先佈達。”（《眉林》第 3 期，封底通告）惟至停刊時，《眉林》仍為雙月刊。

君相近。如是，我們當可據此斷定，陳季創立的溟社及其詩詞創作實踐，並非只是純粹局限於文學藝術的喜好與鑒賞，而是認真引導社員潛心學習中華典籍以積累學養，善於應用學術訓練以發揮才學，繼而結合詩人的性情與學人的功夫，始能寫出“感實情真”的好辭章。

然而，溟社社員於本階段在創作、研究與創辦刊物同步進行之際，社員之間卻也因此走向兩個各有核心人物的社員群組，一則是朱昌雲、程萬鵬為首的“學源派”，一則以黃秋、馮慧貞為首的“眉林派”。朱昌雲在《學源》停刊後，結合非溟社社員的《學源》作者群，創辦《新潮》雜誌，逐漸形成一個社員規模更大的詩人群體，醞釀為“扶風詩社”的先行者。馮慧貞等則執意標舉“溟社韻藝”的旗幟，堅守“高溫街七十一號”，嘗試延續師門宗旨，惟至陳季病逝後，社員相繼離去，終告曲終人散。因此，溟社社員可說是在詩藝成熟、創作豐收的情況下，因事各自分飛，溟社亦隨之步入歷史長廊。

前述三個覽表，分別展示了溟社社員於各個階段的創作情況，茲將其重新匯整為如下的綜合覽表，以見主要溟社社員的創作概貌。

表四：主要溟社社員作品篇數一覽表²⁴

序	作者 / 社員	“溟嚶三稿”	《學源》全七期	《眉林》全六期	作品 篇數
1	陳季	46	30	[2] 62	[2] 138
2	李庭輝	73	[3] 2	[5] 2	[8] 77
3	黃松齡	43	5	[1] 11	[1] 59
4	黃秋	23	[2] 4	[6] 4	[8] 31
5	朱昌雲	20	[7] 6	1	[7] 27
6	馮慧貞	7	[1] 6	[10] 4	[11] 17
7	梁成昌	28	1	1	30
8	何松葉	25	1	3	29
9	陳曼英	16	2	4	22
10	莫澄煊	18	1	1	20
11	程萬鵬	7	[5] 1	1	[5] 9

²⁴ 本表主要乃以“溟嚶三稿”、《學源》與《眉林》的數據鉤勒出溟社社員的創作概貌，實則社員作品並非全載於此，例如陳季《金壇二百絕》中仍有半數作品尚未見載，其他社員亦有作品見載他處，或另行單本、專書出版。

12	莫蔭祝	17	1	1	19
13	周玉華	1	4	[6] 2	[6] 7
14	馮雅宜	1	[1]	[6] 2	[7] 3
15	吳均昌		[5]		[5] -
16	林麗玉			[3]	[3] -

備註：標示“[]”者，意謂此篇乃論說文章，而非詩詞作品。

除了前文所述的溟社社員，其他“可知姓名”者，包括梁研華、劉典華、²⁵歐陽厚全、丘榮清、林猷輝、鄧雄、陳漢隆、黃寶定、符致雄、方麗珠、馮添、馮美珍、馮瑞貞、黃寶玲、徐春蘭、林猷德、嚴珠、侯森明、楊美容、張淑源、何國權、伍于廣、傅麗華等，²⁶全數大抵六十人。

三、溟社的詩學與文藝觀

陳季作為溟社導師，其詩學取向對社員作詩與文藝觀的形成，具有基礎性的啟蒙與引導作用。前述陳季所撰《遺簪恨憶》兩篇，乃以駢散結合的方式進行書寫，行文典雅，哀怨悱惻，展現作者深厚的古典文學修養。陳季也以其深厚的古典文學修養創作舊體詩詞，此於文學技巧中的遣詞、化典、聲律、意象、造境等方面，提供了必要的基礎條件，兼具學者與詩人的造詣功夫。

據李庭輝的回憶，其與黃松齡初投陳季門下，首次上課即讀杜甫《秋興八首》，自此遂與中國古典文學結下不解之緣，愛戀程度之深，即沐浴如廁亦吟誦屈原、司馬相如、李白、杜甫、周邦彥、辛棄疾諸人作品；其《溟嚶甲稿序》也自述早期學詩仿效前代詩人的歷程，從李白、清季三傑（黃公度、夏穗卿、蔣觀雲）、魏晉體到杜甫、白居易，有著詩風嬗變的鮮明痕迹。²⁷陳季創立溟社以“莊子南溟”命名，社員也稱“這期間我們正研究著《莊子》”，影響所及宛轉多方，

²⁵ 梁研華、劉典華，乃《杜牧樊川集七絕百首箋疏》（溟社專刊第四種）的作者，二人姓名皆未見於溟社他處。

²⁶ 自歐陽厚全至傅麗華十九人，其姓名皆見於各期《學源》版權頁中的社員名單。

²⁷ 李庭輝：《吾師陳季》其二“五十春秋今若昔，拜師初課誦秋興。峇峇自此成徒讀，終日吟哦舌沸騰。”及自註，收於《望星樓墨餘》，頁74、78；《溟嚶甲稿》，卷首。

例如朱昌雲將其書房取名為“齊物齋”²⁸，李庭輝則撰寫“齊物論”的學術文章，²⁹諸人對莊學的心得體會已從開篇“逍遙”而深入“齊物”，頗見受到陳季“目濡耳染、勤學以能”的學習效果。

李庭輝《吾師陳季》二十一首，多處詩句提及陳季的詩學審美要求，今摘引其要者如下。曰：

散文新寫難嫌俗，啼笑皆非白話詩。（其三）
無音無韻豈成詩，俚語鄙言羞讀辭。（其四）
先鋒革命周夫子，新酒陳瓶覓小詩。換日偷天毛主席，大刀闊斧舊家詞。（其五）
感實情真句自工，勿矜花巧即為功。（其六）
遊心但有辭章好，下品千般盡可焚。（其七）
重質輕文疏小節。（其九）
傾心往昔唯清照，愛慕今時但碧城。（其十二）³⁰

從上述詩句蘊涵的意旨中，或可概括出陳季詩學觀的四個要點。一、陳季成長於“五四運動”時期，其對推動新文化運動的一代學人胡適時加讚賞，惟對其所提倡的白話詩則不以為然，認為數十年來白話詩作家多不能自立，自是文體因素使然，並列舉魯迅、毛澤東最反對“舊文化”但卻習寫、革新舊體詩詞為例，以論證自己推廣舊體詩詞創作是一項正確的努力；二、陳季強調作詩必須具有真情實感，言之有物，內容為先，形式為後，詩句自會工整精細，而非刻意追求詩歌語言的花巧雕琢，否則不免流於盡可焚毀的“下品”之作；三、作詩必須重視詩歌的語言藝術，不能直將“俚語鄙言”入詩，以免影響詩歌作品的整體審美效果；四、陳季最為推崇宋代李清照、民國呂碧城的詞作，曾邀請員馮慧貞、程萬鵬分別為《漱玉詞》、《曉珠詞》作箋註解析，嘗試從整理古典文學作品的經驗中，直接汲取古人詩詞創作的方法，學習起點較高，裨助擴大文學視野。

陳季認真指導社員治學作詩，對諸人在詩詞創作與學術方面取得的成就頗感驕傲，其自身也勤於詩詞創作，尤對所撰《金壇二百絕》最為得意。1966年7月杪，陳季在新加坡養病，撰《滿庭芳》一首，寄溟社同學，曰：

²⁸ 朱昌雲：《人物隨談·後記》，頁300；《詩詞人述評·自序》，頁2。

²⁹ 李廷輝：《心物相融初探》，《學源》第3期，頁1-7。鄭子瑜為李庭輝《雞肋集》撰序，稱李氏“於諸子百家之學，無所不閱，而獨覲於莊子，不苟其一言”。（《雞肋集》，新加坡：新加坡中國學會，1965，頁1）

³⁰ 以上詳見李庭輝：《吾師陳季》，收於《望星樓墨餘》，頁74-76。

自別多才，又遷新舍，病軀愈感伶俜。當門獨愛，高樹不知名。幾簇紅葩艷發。似勸我，暫釋愁旌。遲暮日，誰堪消受，恩義出傾城。

百年如寄旅，撫心無愧，雖敗猶榮。況雲天高義，幾輩書生。匝地風沙迷望，重認識古史中人。吾何恨，金壇百首，飛播滿窮溟。³¹

自註曰：“（新加坡中國學會前秘書長）王梅癡先生，初識余時便言：讀閣下金壇二百首，便已神交。”李庭輝《吾師陳季》其八“金壇二百彩雲箋，飛播南溟萬口傳”云，亦即指此。陳季自註又曰：“古史中人，謂松齡、廷輝、兆焯等。恩義出傾城，謂慧貞、玉華等。”陳季自覺認為，溟社社員多才俊，日後在馬華詩壇自有一席之地，縱使人生如寄旅，亦可問心無愧，不枉此生。

陳季的得意門人，首推黃松齡。李庭輝《吾師陳季》其十四“溫柔敦厚文章裏，秋月春花共此瓶。七十門人誇陋巷，風騷獨領我松齡”，自註曰：“律絕巨擘為黃松齡。”李庭輝《溟嘯甲稿序》論及黃松齡的文藝觀，曰：

他的律絕做得最好，由最初一首七律的“夢向水聲尋瀨韻，醒從荷蓋數珠圓”，已可見是一個具有高度體會力與才氣的詩人了。他初期大約最愛讀李義山與杜牧之的詩，《贈遠者四首》都似乎有些痕迹。到澳洲後，驟然改變作風，風格愈來愈高，已有跳出前人範圍的意思，“幾家小苑綠愔愔，此時籬落海棠深”都非同學們所能冀及的。他的《雜感》、《墨爾本春遊》、《墨爾本書懷》都是溟社最好的七律。他來信曾說：“社會幾經滄桑，使杜甫、元、白復生，是否尚以其一貫作風來描寫時代問題，舊瓶貯新酒能否成功？……”可見他也是很有革命性質的。我們對他的期望最大。³²

從“溟嘯三稿”中，我們確實能夠讀到溟社社員的一些詩歌佳作，同時也可察覺其中作品的水平參差不齊，甚至出現許多“孤平句”或違反平仄格律的例子，如上述序文所引黃松齡“幾家小苑綠愔愔，此時籬落海棠深”詩句，便犯了“失對”的格律問題。至於黃松齡信中所述的“描寫時代問題”，則是“溟嘯三稿”中較少關注的課題，社員作品的內容多是感事抒懷、旅遊見聞、詩友酬贈、開卷詠史等，對於反映英殖民地時期的歷史事例、社會生活情況、南洋民俗風情，以及馬來亞獨立前後的家國紀事，幾乎付之闕如。

李庭輝《溟嘯甲稿序》也提及自己的文藝見解，可與黃松齡的上述觀點相互

³¹ 李庭輝見示陳季《滿庭芳》手稿，未刊本。

³² 李庭輝：《溟嘯甲稿序》，收於《溟嘯甲稿》，卷首。

參看。其曰：

松齡去澳洲留學，我寫了許多詩給他，這便是我從“魏晉體”轉到“老杜和白太傅”的過渡作品。去年所寫的《長歌》、《海外》諸篇，都是《長慶集》的胎息。我這類的詩篇裏，有幾篇我自己很不滿意，如《偶作》是不須要的，如《華人相》及《斯世》未免把事情說得太廣泛，太沒主體了。最近更流為謾罵，恐怕會有傷詩人的風度。現在的主要問題是怎樣才把“俚語”能用到通俗而不鄙陋，一味仿效決是非計，因為時代已大不相同，用古人的語句，是摸不著痛癢的，更何況我們要寫的，並非中國的社會而是南洋的社會呢。這便是我作詩的立場。至於我們對詩的見解，與白居易《與元九書》裏所講的，大概不會差得很遠。³³

李庭輝提出兩個要點：一、詩歌的社會作用；二、詩歌的語言藝術。首先，李庭輝仿效“白太傅體”而作《長歌》、《海外》諸篇，題材即是黃松齡所謂的“描寫時代問題”，這些詩歌可說是《溟嘯甲稿》中較可喜的古風作品，遙相呼應白居易《與元九書》所稱“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諷諭詩”³⁴。李庭輝《長歌》的內容，描述上世紀四十年代英殖民政府為了防止馬來亞共產黨勢力的擴張，四處捉拿無辜的人民，又逼迫他們自行拆毀房屋，強制搬遷到政府軍圈定的集中點居住，而居民薄耕僅足糊口，祇能無奈賤賣瓜菜雞豚以籌錢拆遷。全詩情感真摯，筆觸直率，描述民間疾苦宛如身處其境，感人肺腑，兼具以詩紀史的作用，頗似杜甫“三吏”“三別”與白居易《賣炭翁》等新樂府詩的寫作風格。可惜溟社社員的這類作品為數不多，未能進一步發揮“描寫時代問題”的宏旨。

其二，李庭輝從古人詩歌作品中汲取文學養份，並非只是生硬地搬用古人文字以拼湊詩句，而是將之轉化為自己所處的時代語言，更重要的是要寫出“南洋社會”的內容，舊瓶貯新酒，名為學習古人，實則自我增值創新。李庭輝認為，詩歌的語言必須具備文學美感，也要能夠通俗易懂，盡量避免使用生僻拗口的詩句，更不能直將“俚語”寫入詩中，以免流於“鄙陋”的文字形式。這種文藝觀點實即源自陳季“無音無韻豈成詩，俚語鄙言羞讀辭”的看法，除了是對詩歌藝術與語言技巧的自覺要求，同時也寄寓著作者對現實社會的人文關懷。

在溟社“初成展翅”時期，朱昌雲仍是十餘歲的“後進”社員，然已有詩二十餘首，多具“濃厚的詩味”，後負笈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澳門華南大學

³³ 李庭輝：《溟嘯甲稿序》，收於《溟嘯甲稿》，卷首。

³⁴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第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2792。

深造，考獲文學學士、碩士學位歸來。一九六零年代初期，朱昌雲先後在馬來亞、新加坡各華文報文藝副刊發表關於中國古典文學與西方文學的評介文章，累積了豐厚的文藝修養，³⁵後又擇其精華於溟社《學源》雜誌“讀詩掇析”專欄發表為四篇文章，即：《天際雲濤秋益壯》，論析鄭孝胥詩；³⁶《纖月亭亭履迹新》、《孤吟自媚空階夜》，論析陳三立詩；³⁷《明良感榮遇》，論析王闔運詩，³⁸具體展現了朱氏源自溟社而又兼具個人風格的文藝觀點。

朱昌雲的上述“掇析”方式，首先是選錄相關詩作並略作註解，次則意譯全詩含義以使暢達明了，繼而論述發揮自己對詩作的看法。選詩可以探知鑒別眼光，註解則可察看學問功底，意譯則可辨別理解能力，論述則可識見一家之言。析其要點，大抵有四：一、朱昌雲所選都是清季民初的重要詩人，王闔運（1833-1916）、陳三立（1853-1937）、鄭孝胥（1860-1938），皆為改朝換代、新舊交替之際的見證者，其詩尤能反映出詩人與時代的相互關聯，格局開闊，立意高遠，可稱為第一流的作品；二、朱氏論詩講究作品中的氣韻接續、縝嚴章法、屬對練字、靈活用典，尤以杜詩雅淡清遠的風格作為重要的衡量準繩；三、作詩必須能夠自創新意，抒情、敘事、寫景，皆須別出機杼，使人讀之而神往；四、如果作者的閱世未深、詩力尚淺，斷不可直接以第一流詩人的作品為學習對象，因其基礎功夫不足，既不易學、也學不了，而詩力過淺的人也難以看出第一流作品的精髓之處。

陳季的詩學取向與文藝觀，十分重視社員的古典文學基礎與素養，凡此尚可見於馮慧貞、黃秋、程萬鵬諸人的文學訓練與實踐。例如，馮慧貞乃溟社次批傑出的女社員，詩詞書藝俱絕，著有溟社撰述部出版的《李清照漱玉詞箋疏》、《全宋女子詞箋注》，分別列為“溟社專刊”第二、第五種，後又出版《馮慧貞詩詞集》、《馮慧貞書法樣本》等。馮慧貞主編《眉林》雜誌，標榜“新舊文學的匯流”、“東西名著的運河”，³⁹其於每期《眉林》皆發表相關的論述文章，身體力行，如《浪蕩文人蘇曼殊》、《歌德的浮士德縮寫》、《西方史籍的名人奇夢》、《芭蕾舞

³⁵ 持慶按，朱昌雲這些數十篇的報刊文章，後來結集出版為《人物隨談》、《人物隨談二集》、《詩詞人述評》諸書，其中朱氏對中國與西方文學人物的論述與評價，或為窺探朱氏文藝觀點的醞釀與形成之切入點，可容日後另作專題探討。

³⁶ 朱昌雲：《天際雲濤秋益壯》，《學源》創刊號，頁4-5。

³⁷ 朱昌雲：《纖月亭亭履迹新》，《學源》第2期，頁15；《孤吟自媚空階夜》，《學源》第3期，頁14。

³⁸ 朱昌雲：《明良感榮遇》，《學源》第7期，頁21。

³⁹ 馮慧貞主編：《眉林》第2期，封面。

是詩也是書畫》、《希臘小愛神：鵠必內傳》、《王福菴書法途徑》等，⁴⁰ 充份反映出馮氏兼具“新舊”、“東西”的素養，融會貫通，此於其詩詞創作的實踐，無疑如得詩家五彩筆，揮寫成章。故陳季作詞稱之為“恩義出傾城”，超越群倫，信是有因。

黃秋寫詩甚勤，著有溟社撰述部出版的《周邦彥片玉集箋疏》，列為“溟社專刊”第三種，又於《眉林》發表多篇論述文章，如《片玉詞箋疏》、《釋李義山燕台詩》、《易才子四魂集的重疊用典法》等。⁴¹ 程萬鵬著有溟社撰述部出版的《呂碧城曉珠詞箋注》、《呂碧城曉珠詞後集箋注》，分別列為“溟社專刊”第一、第六種。另有梁研華、劉典華合著《杜牧樊川集七絕百首箋疏》，列為“溟社專刊”第四種。溟社“詩刊”、“專刊”是陳季重視文學基礎訓練的豐碩成果，此種文藝觀點正是源於北溟鯤魚的“積厚”之學，遂能化為鵬鳥南飛的修養功夫，而溟社社員積極箋註詩詞典籍的社課習作，既能自我提升文學素養與創作水平，又可落實陳季“傾心清照”、“愛慕碧城”的詩學取向，繼而漸次形成溟社紮根古典、面向南洋、書寫真情的獨家風貌。

此外，如果從《學源》、《眉林》乃至《新潮》各期的稿源觀之，無論是溟社社員作品或外來稿件，除了別具一格的舊體詩詞之外，尚有其他多種文體作品，包括論述文、現代文（散文、小說、新詩、隨筆）、譯文譯詩、書畫藝術等，作品數量、所佔篇幅皆多，說明陳季與溟社具有較為通達、宏觀的文學視野，紮根古典而不自囿於古典，新舊並蓄，古今匯流，實為馬華文壇提供一個良好的示範。環顧今日馬華文壇現況，新體文學與舊體文學之間長期隔閡，缺乏互動交流，且於一部馬華文學史或“馬華文學大系”中始終是“古典缺席”，以此而視陳季及其溟社，彼此確是存在一道難以逾越的無形鴻溝。

四、溟社餘暉與歷史定位

陳季遺落南洋，流寓怡保，每日必往“一品香茶室”品茗，風雨不改。然於

⁴⁰ 馮慧貞：《浪蕩文人蘇曼殊》、《歌德的浮士德縮寫》，《眉林》創刊號，頁4-6、14-17；《浪蕩文人蘇曼殊（二）》、《歌德的浮士德縮寫（二）》，《眉林》第2期，頁6-7、19-21；《西方史籍的名人奇夢》、《歌德的浮士德縮寫（三）》，《眉林》第3期，頁7-9、15-17；《芭蕾舞是詩也是書畫》，《眉林》第4期，頁5-8；《希臘小愛神：鵠必內傳》，《眉林》第5期，頁4-5；《王福菴書法途徑》，《眉林》第6期，頁7-8。

⁴¹ 黃秋：《片玉詞箋疏》，《眉林》創刊號，頁12-13；《片玉詞箋疏（二）》，《眉林》第2期，頁17；《片玉詞箋疏（三）》，《眉林》第3期，頁18；《釋李義山燕台詩四首（上）》，《眉林》第4期，頁14-15；《釋李義山燕台詩四首（下）》，《眉林》第5期，頁10；《易才子四魂集的重疊用典法》，《眉林》第6期，頁10-12。

1964年某日，陳季不慎失足，跌倒中風，從此不能行走。陳季因無家眷，遂移居溟社社員宗鑑住持的怡保三寶洞休養，眾社員交替看護，又輾轉赴往吉隆坡、新加坡等地就醫，後由馮慧貞接回侍養於家。1966年末，陳季病逝於馮家。陳季創立溟社及其事迹歷程，前半階段主要在於指導社員研讀典籍與創作詩詞，刊行“溟嘵三稿”，培養自家的基礎功夫；後半階段則由核心社員先後編輯出版《學源》、《眉林》雜誌，在馬、新、臺、港文壇產生較大的影響。陳季對於溟社的兩種雜誌都給予實際的支持，積極投稿發表詩作，例如《學源》刊載其詩三十首，《眉林》刊載其詩六十首，以及《溟嘵丙稿》收錄十四首，皆取自陳季《金壇二百絕》。惟於陳季病逝前，兩種雜誌皆相繼停刊。

根據《學源》編輯吳均昌（筆名看看）在朱昌雲辭世後的一篇懷念文章中，鉤起他對溟社刊物的往事追憶，曰：

籌劃數月，我們終於出版了《學源雜誌》。……一時銷路不錯，新加坡教育部也予推薦給一些教育團體，其中李廷輝博士、魏維賢教授等拔刀相助，提供不少稿件。

後來，也不知怎的，才華洋溢、詩詞寫作造詣高深的馮慧貞女士，卻聯合一部份具有良好寫作基礎的女作家，另行籌辦一份《眉林雜誌》，以致使到《學源雜誌》無法辦下去。當時昌雲兄與我商議，認為女將們要辦一份《眉林》，我們男將們則只有再辦一份《新潮雜誌》，這情形也引起當時的陳老師（居士）難堪，他認為既然大家都要辦刊物，也不是壞事，只有希望各方面努力辦下去，為馬華文壇盡一點綿力。《新潮》與《眉林》，都辦得頗有內容。風格雖有不同，也不失為文藝一道曙光。只可惜，後來二份刊物都不能久持。

《新潮》停刊後，《眉林》也不長壽。⁴²自此之後數年，怡保文風漸微，萬鵬兄竟不幸於中年因心臟病辭世，昌雲兄也漸漸地對文學疏遠，……這是甚為可惜的事。我自己也因生活困苦，從七零年代至八零年代的十年期間，幾乎也完全離開了文壇，不再過問文學之事，說來令人感慨不已！

記得三年前，……大家相見甚歡，昌雲兄表示現從事古董生意，已不再從事文學寫作了，我聽了心頭一陣茫然。文學離開了萬鵬，昌雲離開了文學，慧貞也離開了詩詞，只有我這個文學迷，幾乎半生與文學結緣，陷入了文學的八陣圖，不亦悲乎？⁴³

從吳氏的追憶中可知，《學源》、《眉林》、《新潮》乃一九六零年代霹靂怡保文壇

⁴² 持慶按，《眉林》先於《新潮》停刊。吳均昌記憶有誤。

⁴³ 看看：《懷念朱昌雲》，《南洋商報》之《新霹靂・霹靂開講》2002年3月5日版。

興盛的重要標誌，亦是舊體詩詞繁星共聚的年代，除溟社社員之外，其他國內外作者如劉太希、易君左、蘇雪林、彭士麟、林千石、錢歌川、巴壺天、錯公、李冰人、沈亭、王光國、張少寬、趙少昂、張仙如、麥袞華、白成根、張逸民、符一葉等，眾皆詩壇好手，馳騁於時。但就溟社的人員與財力而言，男將、女將各辦刊物，將無可避免地分散了業已有限的資源，雖見一時鼎立，終是難以持久。⁴⁴上述三種雜誌在一九六零年代相繼創辦，因為舊體詩詞的創作開闢發表園地，繁星閃爍，但又於六年之間先後停刊，風流人物俱往矣，煙消雲散。

在溟社後期，男將、女將“各辦刊物”的前兆，朱昌雲於《學源》第4期（1965年1月）的“通告”中或已透露端倪，略見頭緒。其曰：

為便捷起見，訂戶、讀者惠稿，請寄以下地址：
霹靂怡保笠士曼那律五十九號
59, Laxamana Road, Ipoh, Perak.⁴⁵

朱氏的這則“通告”，連續三期刊於《學源》雜誌的目錄，確見鄭重其事，而這個“笠士曼那律五十九號”的新地址，即是後來《新潮》創刊號（1965年11月）的出版社社址，沿用至《新潮》第18期（1969年12月）停刊而不改。社長麥袞華《發刊辭》則稱，這是“經過六個月的籌備工作”才得以面世的文藝期刊，以研討文、史、哲、詩詞為主要內容的園地。⁴⁶是此可知，朱昌雲等人在《學源》停刊前的四個月，見證《眉林》創刊號（1965年5月）的出版後，遂與扶風詩社諸君著手籌備《新潮》事宜，至《學源》第7期（1965年9月）面世後停刊，始正式推出《新潮》創刊號。至於《眉林》出版社仍以“高溫街七十一號”的大本營為通訊地址，然而此時的陳季已經中風多時，在外地養病，對於溟社內部的這些新變事態，除了“難堪”，亦是無可如何了。

以下試對《學源》、《眉林》與《新潮》三家雜誌的刊行起迄年月進行匯整，製成一覽表，以備對照之便。

⁴⁴ 朱昌雲主編：《學源》第4期，目錄。

⁴⁵ 持慶按，《新潮》雜誌是扶風詩社諸君創辦的刊物，除了主編朱昌雲兼是溟社與扶風詩社的社員，餘皆與溟社無涉；吳均昌雖曾參與《新潮》的編輯工作，然其亦非扶風社員。因此，所謂溟社後期“男將、女將各辦刊物”之說，只能是指朱昌雲、馮慧貞各別主編《學源》與《眉林》，而不是指各自籌辦《眉林》與《新潮》。

⁴⁶ 朱昌雲主編：《新潮》創刊號，目錄、頁1。

表五：三家雜誌刊行起迄年月一覽表

《學 源》	創 刊 號	第 2 期	第 3 期	第 4 期	第 5 期	第 6 期			第 7 期
	64	64	64	65	65	65			65
	10	11	12	01	02	03			09

《眉 林》	創 刊 號	第 2 期	第 3 期	第 4 期	第 5 期	第 6 期
	65	65	65	65	66	66
	05	07	09	11	01	03

《新 潮》	創 刊 號	第 2 期	第 3 期	第 4 期	第 5 期	第 6 期	第 7 期	第 8 期	第 9 期
	65	66	66	66	66	66	67	67	67
	11	01	04	07	10	12	03	06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67	68	68	68	68	69	69	69	69	69
12	03	06	09	12	03	06	09	12	

由是觀之，《學源》停辦而《新潮》創刊，新舊交替之際，朱昌雲扮演著兩家詩社的過渡角色，適可標示著溟社發展歷程的式微，同時也孕育著霹靂州第二家詩社——扶風詩社的誕生。

扶風詩社諸君盛情邀請朱昌雲主編《新潮》雜誌，其於創刊號中刊載麥袁華《自美南歸承怡保諸詩友欵宴幸福樓即席議組扶風詩社率賦七律一首》一詩，⁴⁷詩題標明“即席議組”，其詩寫於籌備創刊之際，可知諸君議組詩社與創辦刊物同步進行。至《新潮》第6期，刊載白成根《扶風詩社將面世》兩首，則是大張旗鼓地宣示創社預告，其曰：

幸福燈光影紅，樽前扶雅眾心同。衣冠未改唐虞制，詩禮猶傳孔孟風。莫讓天聲成古迹，應教浩氣貫長虹。以文載道開新運，誰忍明珠棄掌中。

⁴⁷ 朱昌雲主編：《新潮》創刊號，頁10。

詩家氣宇尚軒昂，一讀離騷欲醉狂。藝苑輝煌經奮迹，扶風醞釀待登場。
寧容美雨囂囂迫，肯讓歐風咄咄張。為要韓蘇留韻事，急功修葺舊宮牆。⁴⁸

至第8期則刊有白仰峰《和祿寬兄扶風詩社成立原韻》，⁴⁹是此可知扶風詩社當於1967年4、5月間正式成立。稍晚，又有白仰峰《敬和沈亭先生原韻以正扶風之實名》、白成根《步沈亭先生柬扶風詩社諸君子索和元韻》、白仰峰《扶風雅集和沈亭原玉》、麥袞華《丁未冬日扶風詩社雅集幸福樓，率賦奉酬社中諸君子，並用沈亭君原韻》、彭士麟《丁未十月扶風詩社雅集幸福樓賦呈同席諸詞長》等，⁵⁰則是歷次扶風雅集中的酬唱之作。

扶風詩社社員約卅餘人，古典文學根基深厚，多為儒商、局紳、教師與文化界人士，互為師友，交遊酬唱，其與溟社的師生結構多有不同。扶風社員詩詞作品多刊於《新潮》各期，今有若干扶風詩集流傳者，如彭士麟編《晴山詩集》（陳晴山遺著）、王光國《藏拙齋詩稿》、沈亭《雲山千疊樓詩》、彭士麟《掬翠園詩》、黃磻溪《韜光廬喬梓詩文集》、賴甲貴《一得居士詩詞全集》、戴澍霖《閒吟初集》，以及繼後徐持慶《敲夢軒詩稿》（共四輯）等。扶風社員今幾全歸道山，猶健在者，僅得徐持慶一人。⁵¹溟社乃未曾註冊的民間組織，扶風詩社則是多次申請註冊未果，後於1990年杪易名“山城詩社”重新申請註冊，遂於1992年獲准註冊為正式的社團，續為霹靂州的第三家詩社。

結語

霹靂州文人結社與舊體詩詞創作活動的起步較晚，在溟社之前似乎未見任何相關的記載，本文梳理溟社相關史料發現，陳季之於霹靂州舊體詩詞創作的發展，亦可視作相當偶然的因緣。縱觀陳季一生的事迹，前期獻身革命，中期隱迹南洋，後期創辦溟社，尤其陳季與溟社黃松齡、李庭輝、朱昌雲、馮慧貞諸子的相遇，師生相得，詩文相酬，而有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怡保文壇興盛的契機。溟社緣起緣落，陳季與諸位弟子堅持了二十年的光景，從者甚眾，出版詩刊三冊、

⁴⁸ 白成根：《美竹軒詩草·扶風詩社將面世》，《新潮》第6期，頁4。

⁴⁹ 白仰峰：《和祿寬兄扶風詩社成立原韻》，《新潮》第8期，頁15。

⁵⁰ 朱昌雲主編：《新潮》第9期，頁16；《新潮》第11期，頁6、9、11、12。

⁵¹ 徐持慶：《從扶風到山城》，《南洋商報》之《商餘·敲夢癡言》2011年11月11日版。持慶按，余撰此文時，社員曾漢光（一百零三歲）仍健在，惟今亦已故去，扶風社員僅餘一人。

專刊六種、專業雜誌兩種，可謂成果斐然。陳季與溟社的詩詞創作實踐，並非只是純粹局限於文學藝術的喜好與鑒賞，而是認真引導社員潛心學習中華典籍以積累學養，善於應用學術訓練以發揮才學，繼而結合詩人的性情與學人的功夫，寫出“感實情真”的好辭章，漸次形成紮根古典、面向南洋、書寫真情的獨家風貌。這種學習起點較高的文學視野，紮根古典而不自囿於古典，新舊並蓄，古今匯流，實為馬華文壇提供一個良好的示範。陳季與溟社創辦《學源》、《眉林》，是作為社員與同好者的詩詞創作與論述文章之發表園地，由內而外，推廣至馬、新、臺、港的學界與文藝界，建構區域性“新舊文學匯流”的平台，醞釀著一個繁星共聚、閃爍璀璨的詩歌時代。而在溟社即將步入歷史長廊之際，又呼喚出《新潮》雜誌與扶風詩社的鏗鏘登場，迎來下一個詩歌季節，同時也緩緩地垂下自身的舞台帷幕。